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二三三回 發酬勞狡者向隅 治疾病妖人入室

話說殷三鵬一團的高興，走進茶館，告訴老族長：殷□萬家門口掛了面牌，叫人去領賞號，那族長沒頭沒臉的噴他一口的茶。三鵬道：「你老人家這是怎麼？」族長道：「你這個小富生，他家門口掛的一面告示，禁止我們上門的。你反說轉去領賞，來拿我這大年紀人醒脾，你可有這個道理？」三鵬見說，把臉上的茶用手揩了一揩道：「怪道你老人家卻會舛意了，其實並是真的。」大眾本家也都上前道：「老族長，三鵬這話並不取笑，這另是一面掛牌在下首。你老人家頂多是五□兩。其次的是被棺蓋壓腳的，他們七個每人三□兩。又次就是大鵬弟兄三個，每人二□兩。末了是我們大眾，每人□兩。」說到此處，只見殷長貴父子揉著眼睛問道：「請問我們父子每人是說多少的呢？」大眾見說，定一定神道：「上面並無你們兩人的這一條。」長貴見說，歎了一口氣，坐在茶桌上，再也不開口。大眾本家便仗老族長一同去領賞款。老族長一聽，覺到有錢去拿，也是精神抖抖的，那手上的疼就同都輕鬆得多，站起身來就走。長貴忙叫住道：「且莫走，這裡還有茶錢呢，不能你們得好處，我長貴派定了落晦氣！」老族長見說，忙從腰裡掏了半天，掏著□個銅錢，向茶桌上一擲。殷長貴父子自然垂頭喪氣回家，這也不須深表。單言族長同大眾本家走到西湖邊，到了殷□萬家門口。抬頭一看，果然是掛的兩面牌，上首是一面告示。老族長本來是一個目不識丁，便在本家裡面揀了一個目力好的識得字的，著他先把告示一念。老族長道：「可要死！他有這大力，倒像控過京控的了。」那本家念過告示，便把舌頭一伸道：「還虧昨日晚間不曾因不開門同他鬧事，假如因五兄弟春門而入，那便又是晦氣了。」族長道：「這些過後的閒話還說他做什麼，你們快些把下手的那面牌念了我們聽聽也好。」那本家便抬起頭來，又念牌上的話道：

橫輅堂家主殷厚，奉告同族長平晚三輩諸君台鑒：竊厚生平德薄，只生一子大保，桃嗣長兄成名下。姐因禍生不測，落水喪生。幸賴祖德宗功，突逢濟公聖僧作法救轉。惟當遭禍之時，殷長貴意在爭嗣，累及大眾舍業來議族事。茲當事寢，未敢由勞，所有薄酬，開列於後。詹於是月□六日借大成廟前殿，按名恭贈。至期乞降，毋得自誤。

計開：族長阿冬 酬勞三□兩，釘手養傷費二□兩。

德才 酬勞二□兩，壓足養傷費□兩。

德功 酬勞二□兩，壓足養傷費□兩。

大阿虎 酬勞二□兩，壓足養傷費□兩。

小阿虎 酬勞二□兩，壓足養傷費□兩。

阿尾 酬勞二□兩，壓足養傷費□兩。

招弟 酬勞二□兩，壓足養傷費□兩。

小流氓 酬勞二□兩，壓足養傷費□兩。

大鵬 酬勞□兩，送棺加勞□兩。

小鵬 酬勞□兩，送棺加勞□兩。

三鵬 酬勞□兩，送棺加勞□兩。

其餘自桂生起至豬仔止，共四□二名，每名酬勞銀□兩。外蘇館酒菜銀，扣實銀二□兩，如期一並給發。

這時殷□萬門口圍了一圍的人，看牌之後，老族長道：「這樣說來，今日又是一個空腿，□六才有銀呢。我旁個都不急，為最好今日棉花屯子還不曾有得上身呢。」說著哄哄便都散了。到了□六日，自然按戶給銀，這也不須細說。但是殷□萬家這張告示，究竟怎樣得來的？濟公自在他家把大保救活，他曉得這些本家送棺回頭，是不得早的；又曉得殷厚這人不是他們的對手，心中代他打算。恰巧走回了廟，秦丞相因游西湖回頭，聽說大成廟修塔的木頭都由井裡運來，就順路攏廟裡看個實在，卻巧碰著機關。濟公見了秦相，便把殷家的事寫了一個說帖，給了秦相。但這些奸臣在濟公面前，最要做個好人。回了相府，立即起了一角公事，用馬遣送到臨安宣撫司衙門。宣撫司見丞相這樣緊急，那敢怠慢，就此隨即隨轉，下府到縣，不到三個時辰，告示倒到殷家。殷厚感激濟公，便請了個名筆畫家，代濟公畫了一個真相，供在家裡，早燒香，晚換水。後來濟公的真像，都是由他家這一軸描出來的。

閒話體提。濟公把殷家的事件理畢之後，心中想道：如今這個寶塔磚瓦也齊了，木料也有了，為最所少的就是六百四塊石頭。這一件事非到襄陽去走一趟不可。而且事已在即，開正木樁，就可以告竣。必須如此如此，盡正月把腳石弄來，才得便當的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黃潛善有一個孫子，名叫黃剛，綽號叫黃老虎。高宗南渡之後，黃潛善可算是第一個賣國求榮的奸臣。家中富足，自不必說。便在襄陽地方建了一個大府第，因造一座月台，買不到上品的石頭，便將江口當先孔明迷惑陸遜的一堆石疊的八陣，他也不論什麼為叫古蹟，著了無數的工人，先由外匡拆了就走。恰巧四平八滿的六百四塊石頭，起了一座月台，委實玲瓏不過。但自月台成工之後，每年上面都要跌死一個人。這年運氣好不過，跌死一個奴婢，還有三個兩個的，也不多敘。黃剛弟兄□一個，在上面跌死了九個。黃剛的父母，都是上面跌了，借因得病死的。這時一個堂堂的人家，可算死得只剩了黃剛、黃猛兄弟兩個。黃剛一個兒子，已經五歲了，也是上面一個頭頂跌殺了的。所以黃剛已經六□多歲，還是個枯草無根。黃猛有個兒子，如今已二□多歲，家裡看著他，不曾放他上過一回月台。

這年臘月二□八夜，府中收拾過年，那月台上面，是一順五開間的正殿，裡面供奉的黃潛善公神牌，平時關閉不開。只有春秋二祭，人因夜晚祭祀，這月台上不大太平得很，都從兩廊角門出入，沒一個敢走月台正面。惟有年下，那殿上裝了一堂彩筆《封神榜》的圍屏燈，畫得精巧無比。月台四面都裝起柵桿，深怕人走到上面跌倒送命。每年例行二□八日裝起，□八日落燈，便除下收藏。裝燈這日，裡面奶奶太太相公小姐，都是要出來看的。這年黃猛的儿子晚飯過後，只聽一個個的房頭裡開了到前殿看，他便也走了出外。但見那殿上的圍屏五顏六色的，畫上人兒、馬兒、刀兒、槍兒、山兒、水兒、鳥兒、獸兒，隱在那燭光之下，委實熱鬧不過。他自己也很小心，遠遠的站在正殿斜對過雀牲廳兩搭下面朝上面觀看。這日本家裡的人，以及男僕女婢，本有好幾□人。加之還有鄰居間曉得他家上了圍屏，個個拖男抱女的，也來見個識面，把一個大天井統統都站滿了。卻因那月台上圍著柵杆，一個都不得上去。

黃猛這兒子看了一會，信步就往前走。忽見一個人綸巾羽扇，走他面前經過，喊道：「賊子，跟我前來！」他途不知不覺的，也不曉得由那處進裡，便到了月台上面。忽然心裡明白道：哎呀，這上面走不得路。我怎樣爬上來的？就這心裡一怕，那腳下就同被人推了一推，喊聲「不好」！一把便扶住柵杆。那知巧巧的柵杆一斷，只聽「轟通通」的，一個人由月台上栽下來了。大眾一聲吆號，尚不知是那一個。連忙取火一望，但聽一個個的大喊道：「這會完了！大少爺跌死了！」就這一驚，黃剛、黃猛夫婦通身趕到前面，細細叫人將他扶起一看，但見那週身並無一點損傷，但週身都是軟的，一句話也不開口。看官，你曉得黃猛的這個兒子雖然二□多歲，家中因為□多房合著這一個獨種，深怕他戕賊早了，身體不利，到今日還不曾討親。所以這回跌倒，只有父母作主。黃剛道：「這怎麼好呢？快些請個醫生來看才好呢。還算靠菩薩，一些不曾出血。」黃猛道：「不必歡喜，我的意見也不必請先生，趁早代他備辦後事的好。」黃猛的妻子哭道：「你怎好這樣說法？那裡□幾房合著的這一塊肉，有跌了不醫的道理！」黃猛發急道：「我那裡不要代他醫，只因醫也無益。請教跌在上面的人，可算跌一個死一個，可曾有一個醫好著麼？」黃剛道：「且莫辯嘴，還要趕快搭他上房裡面才好呢。」

當下一班家人七手八腳，用被頭將他裹著，抬進上房。大家議論了請先生，有的道某處的傷科好得很，趕快將他請來；有的道這樣不是跌傷，倒像個中風不語呢，還是請個好內科來看看的好。內中有個老姑太太，還是黃潛善六□多歲上生的一個女兒，嫁了童家，□六歲就守寡了，如今七□多歲。見他們議論請先生，便在旁邊插嘴道：「我的意見，內科也不濟事，外科也不中用。回回跌傷了的人，不是內科就是外科，試問治好了那一個的？我看這個月台上，跌跟頭多分有些邪氣。昨天我在了姑爺家，他家請了個祝由科的道士，倒還靈驗得很。你腰痛的，他腿疼的，沒一個不一視就好。我的意見，趕快著兩個家人，帶一乘轎子到樞密府，那把個祝由科的道士請得來，多分還可以有救。」但是黃家此刻這一班人，雖然因當年賊銀弄得多，卻然財頭還大，要論家道的正運，已經頹敗得很了。家中黃剛、黃猛這弟兄兩個，可算只會個穿插衙門，武斷鄉曲，其餘一些道理沒有。當下聽了這位姑太太的話，便連忙著人去到了樞密家，迎請這個祝由科的道士。

這丁樞密是一個什麼人呢？就是那樞密僉事丁大全，他同馬天驥是一黨，內宮有個閹妃，也同他們表裡為奸。外面有句俗語：「閹馬丁當，國勢將亡。」這大全是黃潛善的孫女婿，所以稱他是丁姑爺家。這時大全雖在京裡做官，家中卻住在襄陽，去黃家府第不到二里路，那請道士去的家人又帶了轎子，委實是快躁不過。不到半個時辰，果然將那裡道士請到。但見那道士是什麼形像呢？

鶴髮童顏，虬髯虎目。說他非善類，乃飄然有塵外之風；語彼是真人，而悍然非純良之像。九梁巾戴於頭際，籠著高功；太極圖掛在胸前，裝成煉士。

那道士下轎之後，一手按住胸前的太極，一手拿住雲刷，眼觀鼻，鼻觀心，裝住那周正不過的形像。跟著迎請去的兩個家人，直望裡走進了儀門。只見裡面一個家人飛奔的迎出，向那去的家人道：「老爺吩咐，少爺不便出外看病，叫你把道士老爺就領到後堂裡坐呢。」那道士聽說，故意的止住道：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那後堂裡面，總難保□分潔淨。一者神人不能降臨，二者我道人也怕污穢。況我這看病，不一定要看病人，還是揀一間靜室的好。」那家人見說，又飛奔的進裡，回了黃猛。黃猛見他這樣艦矩，心中格外相信。連忙跟了這個家人出來，將道士迎到東花廳坐下。道人看了地方的形勢，委實有山有石，有花有木，又僻靜，又通達，不覺滿心大喜。自從黃猛讓他進來，一直到讓坐敬茶，念了足有三□句無量佛。黃猛急急的要代兒子看病，也不暇談什麼浮文，一開茶後，黃橋便問道：「請問長老代小兒看病，究竟是怎樣看法呢？」道上道：「我這看病，與眾不同。所有應用的物件多得很，你且給個紙墨筆硯來，讓我細細開明，方好備辦。」黃猛聽說，那敢怠慢，隨即向站廳的家人使了一個眼色。那家人隨即走到書房裡面，捧出一付文房四寶出來。道士拈筆在手，攤開了紙，不慌不忙，但見他向那紙上寫道：

高台供三張，每設一座位。供果每桌□二式。香燭每桌全。蒲團每檯面一。檀香七斤四兩。天井外另搭一台燒。九天玄女表一張。土地表一張。城隍表一張。清茶每桌一杯。黃元每桌九分。黃紙一張。廚刀一把。硃砂一包。筆一枝。斗一只，上按油燈一盞，內貯術，點七個燈頭。塑秤一把，上繫熙寧錢四□九。

道士寫畢，遞了黃猛一看。黃猛忙喊了一個家人，叫他照樣去辦。一刻的時候，統統辦到。就在東花廳搭了三座高台，中間供奉了九天玄女，上手供了城隍，下首供了土地。所有一座的香燭，通同點齊。應用的物件，也照樣辦好。畢竟這道士怎樣顯妖作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